

## 我在北极开民宿

史瑞娟

□ 阿忠

在北纬53度的中国最北村镇——漠河市北极村，极寒与冰雪曾在这里日常注脚，村民靠伐木维持温饱。如今，这片被称作“金鸡之冠”的土地已蜕变为年迎数百万游客的旅游胜地。而这场蜕变的背后离不开一朵“民宿之花”的绽放——她就是2025年全国“最美家庭”荣誉获得者史瑞娟。从放弃外企高薪返乡创业，到打造北极村特色民宿标杆，再到带动乡亲致富。她的故事，不仅是个人的奋斗史，更是北极村发展的生动缩影。

### 北归破冰

1984年出生的史瑞娟，童年记忆里满是北极村的独特印记：夏日午夜泛着霞光的“白夜”，冬日窗上的晶莹的冰花，冰封后能连通俄罗斯的黑龙江雪路。那时的北极村，去县城要颠簸一整天，村民收入仅靠零星游客和冬季伐木，日子过得简单却拮据。

2003年史瑞娟从旅游管理专业毕业，手里攥着好几份大城市外企的录用通知书。在旁人眼里，她该顺着这条路走下去，拿高薪，住高楼，过“体面”生活，可每当夜深，家乡的森林、白雪覆盖着的村庄，还有乡亲们期盼的眼神，总在她脑海里打转。“北极村有独一无二的冰雪、极昼，这些都是宝藏啊！”带着这份信念。她拎着行李回到了北极村。

创业的第一步，她和丈夫孙彦龙先开了家小饭店。凭着地道的东北菜和专业的服务，生意还算红火。可随着游客的增多，史瑞娟发现新问题：村里住宿多是简陋的家庭旅馆，游客想体验北国风情，却找不到合适的住处。“不如转行做民宿！”2011年。她和丈夫拿出全部积蓄，又借了钱，把自家房子改造成三间客房。

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城市风格。史瑞娟坚持“原汁原味”：用当地桦木杆装饰外墙，室内糊着报纸、贴着窗花，摆上老式家具和东北布艺。创业初期的困难远超想象——北极村偏远，互联网宣传不到位。旺季时三间房都住不满。史瑞娟没有泄气：她亲手给小院刷上明快的颜色，种上耐寒的花草；学着把民宿照片传到旅游论坛，在线上耐心解答游客疑问，还研究东北民俗，在房间摆剪纸、刺绣；准备花棉袄让游客拍照；甚至让这里的老人学做铁锅炖、黏豆包。慢慢地订单多了，好评也来了，她的民宿成了游客口中的“北极村必住”。

### 绽放机遇

日子一天天过，史瑞娟的民宿渐渐有了名气，但她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：把民宿打造成有影响力的品牌。这个梦想在2023年9月6日迎来了转折——总书记走进了她的民宿小院。

那天之后，小院成了“网红打卡地”，连外国游客都来了。史瑞娟笑着说。凭着这股劲，她请来了专业设计师，把院子栅栏换成古朴木栏，添置花箱和木椅；客房换上实木，智能卫浴，装上空调和地暖，再冷的天，游客也能住得暖和。

“我想把民宿开成连锁店，让更多人知道北极村的美。”史瑞娟眼里闪着光，她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，参加民宿管理培训，把北极村的故事、鄂伦春族风情融入服务，请村里老人给游客讲解北极光的奥秘；请游客剪窗花，扭秧歌；帮游客规划路线，推荐美食。2024年，在政府支持下，她修建了两家新的连锁民宿，取名“绿水阁”和“青山居”。史瑞娟说：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这名字就这么定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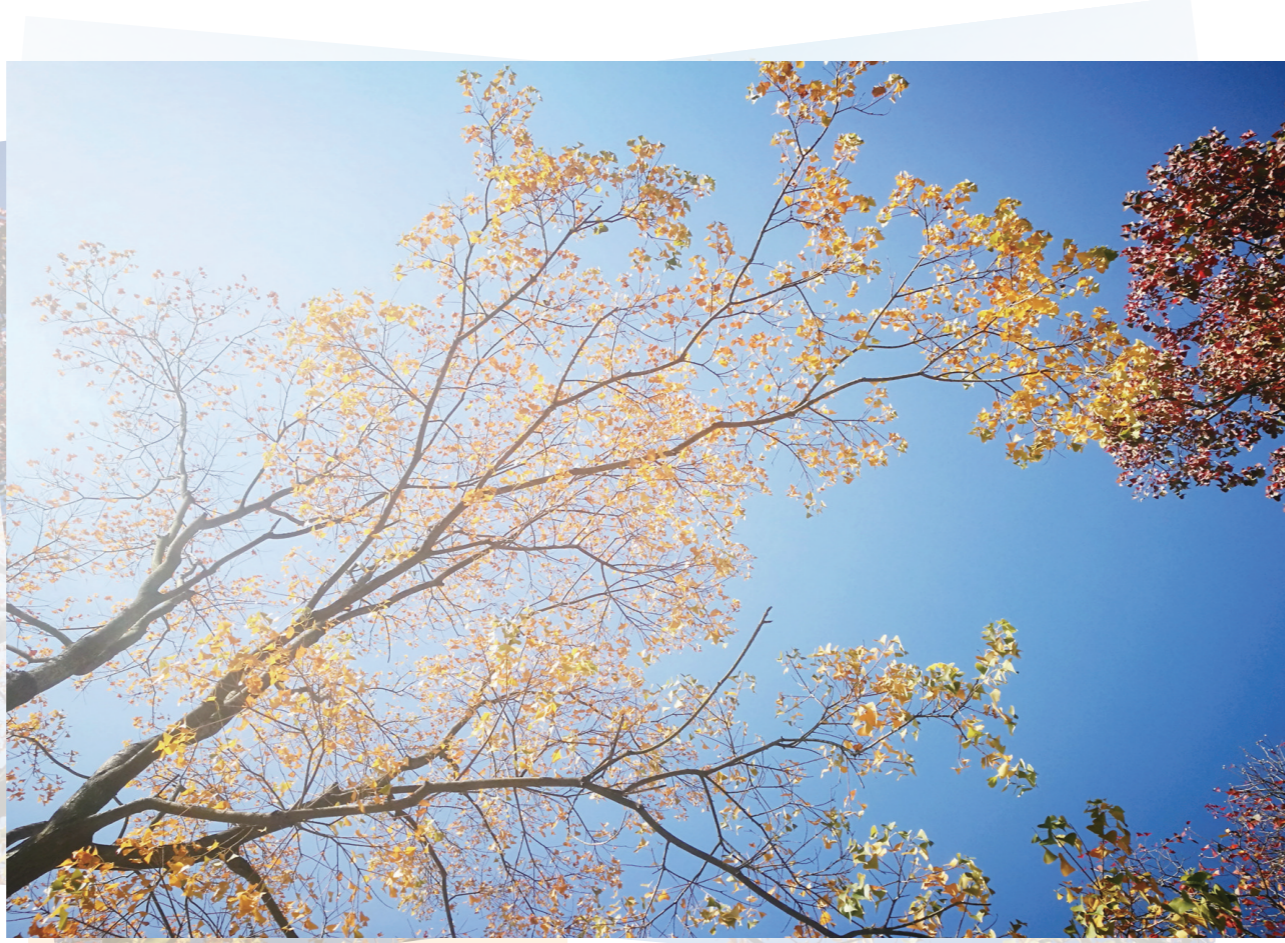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她的民宿年收入从几万涨到几十万。家里住上了新房，买了车，孩子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。而她的努力也带动了整个北极村：21家中高端民宿群、68家新增酒店民宿拔地而起，共544间房、1073张床位；村里道路变宽了，游客中心、停车场配齐了；夏季有夏至节，冬季有冰雪节，泼水成冰、雪地摩托成了游客的最爱。北极村彻底告别了“一季游”的局限。

### 耕耘未来

“我是党员，得带着大家一起富！”有着十几年党龄的史瑞娟，从没有忘记乡亲们。她还鼓励村民发展“民宿加产业”：有村民种有机菜，给民宿供食材；有村民做桦树皮画、木雕，在民宿和景点卖；还有村民开起了农家乐，做地道农家菜。现在的北极村，已有189家民宿，53家餐饮店，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3万元，越来越多的人吃上了“旅游饭”。2005年7月，史瑞娟一家获得2025年全国“最美家庭”荣誉称号。

史瑞娟的计划还在继续：她想通过民宿平台，推广大兴安岭的蓝莓、黑木耳，帮村民拓宽销路。现在的北极村四季皆美——春天游客踏青寻春，夏天游客来“找北”，秋天摄影爱好者拍层林尽染，冬天游客在冰雪世界里撒欢儿。

史瑞娟，这位民宿的“民宿之花”，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，书写着属于她的精彩人生，也为北极村的发展描绘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画卷。她的故事，是新时代女性的担当，也是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。相信在她和村民的努力下，这颗“北极明珠”会越来越亮，迎来更灿烂的明天。



冬日暖阳 汤青摄

## 神秘的龙王坑

□ 杜康乐

在监元宰相故里、南北大侠祖庭的官桥古村落，藏着一处令人屏息的秘境——龙王坑。它东融江垵温泉氤氲，西接武陵源奇峰，近邻张家界大峡谷之险峻，却兀自深隐，静默如谜。

其神秘，首在于“奇”。百米垂直深坑之下，竟漾开两千余平方米的幽碧水面，恍若大地骤然睁开的一只瞳孔。喀斯特岩层是它天然的巨瓮，吞吐着不为外界所知的潮汐呼吸。坑壁悬崖，草木逆生，似一道凝固的墨绿瀑布；而与之紧相依偎的，正是那声名远播的4A级景区——地下龙宫“龙王洞”，一明一暗，宛如地脉相通的一对孪生梦境。

然而，最深的秘密，沉淀在水底。相传，古时坑畔有一七层华堂。家中姐妹二人，性情迥异。堂屋忽生龙角，姐姐日以灰掩，小心避绕；妹妹则屡次挥斧斩之。一日，姐姐因故迫离家，至山崖回首，但见家园轰然沉陷，连同妹妹永没深渊，化为此坑。那碧水之下，至今仿佛锁着一个关于敬畏与僭越的古老谶言。

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奇观，更是一面映照世人心灵的镜子。它用永恒的静谧与幽深，诉说着最质朴的法则：对自然万物，当时时怀抱一份如履薄冰的虔诚。那份神秘，是山水的，是传说的，归根结底，是关于我们如何与脚下这片生灵共舞的、永恒的回问。

## 听一支古曲（外一首）

□ 杨明军

遥远的记忆  
在耳朵里破茧成蝶  
呼之欲出的思念  
在深邃的瞳孔沉淀成盐  
爱恋不是轻易吐露的字眼儿  
一段过往只是一条飘摇的小船  
此刻，空洞的袖管  
是否可以继续舞动风帆的旗帜  
让心路重新回归、紧紧船舷  
一朵花的孤魂  
在秋夜的某个角落悄然绽放  
一支古曲、一双血液凝滞伸出的手掌  
正用漫天的泪雨清洗着时光

### 影集里的时光

影集里驻着一座小镇  
中国地图标注为明城镇  
这是我生命开始的地方  
这是父亲将豆腐块塞进邮筒的地方  
水泥厂让元宝山日益消瘦  
青松挺拔的站姿一如既往  
日夜欢唱的玻璃河切水  
细碎了外婆的唠唠叨叨

影集里驻着一座城市  
这是市名和省名相同的地方  
这是盛产雾凇和滑雪场的地方  
这是时光留不住父亲一丝黑发的地方  
这是严寒挡不住玫瑰吐露芬芳的地方

影集里依然驻着一座城市  
这是被誉为绿城的地方  
这是朱槿花常开的地方  
这是我不再漂泊，从此安居的地方

我心里伫立着一棵大树  
一个天下神往的地方  
这棵大树就是我的祖国  
一个让我一生热爱的地方

桑植的风，总喜欢绕着水吹。吹上吹下，不知不觉，吹到了凉水口。当它一眼瞄上长潭河的“蝴蝶”，驻足。

从凉水口集镇出发，沿渔兰溪而上，风景如画。沙滩上，漫着细浪。再往上行，便是美得不能再美的十里长潭了。站在一座跨度较长的石拱桥下朝前望，两岸青山左右舒展，左峰如翼，右峦似翅，长潭河便是蝶身，悠卧在天地间——这就是长潭河的“蝴蝶”。

一只凝着山水灵气、藏着岁月故事、振翅欲飞的蝶。

十里长潭的水，像刚染出的绿布。两岸的茂林修竹、黛色峰峦一一妥帖地收入“水心”。曲径绕河走，竹影映水面。风过之处，竹枝轻摇，水影微动，连时光都跟着慢了半拍。岸边，鳞次栉比的砖房上飘着一根根像肠子一样的炊烟。这里，远近闻名油粑粑的焦香，让人想起儿时守在外婆灶台边的模样。躺在河边的细绒绒的草地上，可以忘掉一切，悠闲地，看山影在水里舒展，听水鸟在林间啼鸣。指尖拂过微凉的河水，触到了长潭河最温柔的底色。

两岸青山相逼，绝壁直插水中。没通公路年月，这里是黄金水道，却是人人闻之色变的“鬼门关”。放排的号子声，曾撞碎过这里的寂静。船夫的竹篙，曾撑过险滩暗礁，有的身影，湮没在这翻涌的波涛里。悬崖上的人工栈道，石阶斑驳，苍痕苍苍，胆小者不敢轻易迈步；荒无人烟的峡谷里，遮天蔽日的林木，添上几分阴森。这里也曾是土匪盘踞之地。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走一趟，如闯一趟生死关。

## 长潭河的蝴蝶

□ 谢德才

巨石之上，两处刻字，在岁月里静穆伫立：“觀瀾”二字，道劲有力。此地岩石堆积，最窄处，几米宽。如遇洪水暴发，波浪会迅速堆起二十多米高峰，一浪接着一浪形成阶梯，水连綿起伏，波涛汹涌，场景十分壮观。再往上，萧萧萧于道光辛卯年八月所刻“壽”字于石上。民间传说，道光年间，鄂州孝婿来为年迈的岳父母母做寿，路过洪坑瀾，一线青天，后径小路穿岩而过，清澈见底的河水穿流而过，在此为岳母在崖壁雕刻“壽”字，沉稳厚重，寓意为家人、朋友等添寿，增福保平安，流传至今。风雨侵蚀，字迹已添斑驳，却依旧清晰可辨。而今，游客见“觀瀾”，便念起曹操《观沧海》的豪情：“水何澹澹，洪波涌起……”；见“壽”字，在这险象环生的路途上，产生对生命的渴望，对平安的祈求。若干年前，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，刀劈芭茅溪盐局，正是从这里走过。踏栈道、闯险滩，一身孤勇，一腔热血，那股敢闯敢拼的劲头，早融进长潭河的人们的骨子里。

这蝴蝶的眼角，还藏着一抹亮眼惊喜！突兀在长潭河的山地丘陵间，成了独树一帜的地标。可长潭河人偏不把这“尽头”当终点，硬是活成了“开头”。如今的长潭河，正借着省社科联驻村东风，让这些蝴蝶振翅高飞！该村积极打造文旅村庄，坚持将长潭河风光带建设与新农村建设、产业发展相结合，打造出集吃、宿、赏、游为一体的“十里长潭”户外基地，可露营、烧烤、唱歌、桌游、划舟、游泳等，人们的笑声、欢呼声惊起水鸟，热闹非凡；烟叶、粽叶、稻田养鱼产业兴旺；河畔民宿园依山而建，阶梯式建筑与青山相融，无边泳池映着蓝天。住客晨起推窗，望见长潭河裹着的薄雾，最美的文字在它面前，也显苍白无力。

长潭河的水，依旧流淌，涛声里，多了游人的欢笑；绝壁上的刻字，依旧伫立，“壽”字旁，多了往来的平安。这只蝴蝶，舒展双翼，载着长潭河人的期许，越飞越好，越飞越远！

## 青山曾见我

□ 周瑾玮

人生的路，总在百转千回里藏着命运的伏笔，像被悄悄折叠过的时光，某一刻展开，便遇见似曾相识的晨光与雾霭。十余年光阴流转，当我再次与大山相对，心底竟生出奇异的笃定，仿佛旧友重逢，不必寒暄，便已懂得。在这片苍茫山色里，我寻得了一份从容的、静默的欢喜。

梦里的大山，永远是外婆家的模样。每年春节，那条三公里的山路，是我童年最漫长的远征。如今想来，那时的三公里，比现在的三十公里更磨人。外婆的家悬在山崖边，上山的路又陡又长，要穿过幽深的树林，翻过浑圆的山头，再越过细瘦的山谷。

最吃力的是那段近乎垂直的土坡，爬上去便是繁密的杉树林。林子里，小鸟的欢叫像山泉般清脆，能暂时忘了腿脚的酸软，可一坐在树荫下的石头上，身子便像抽去了骨头，再不愿起来。我总会扯开嗓子朝山顶喊：“嘎公——嘎公——下来接我……”声音撞进厚密的树林，像石子沉入深潭，没一丝回音。

只好拖着灌了铅的腿，翻过沙石坡。站上山脊时，身旁是万丈深谷，风过处，碎石滚落的窸窣声叫人发怵。山谷里的回声“嘎公——嘎公——下来接我……”，总比他们的脚步先到。那时，大山是横在我与外婆间的“拦路虎”，那三公里，便是甜蜜的关山迢递。

后来外婆家搬到山脚下，周末想去便去，不用再翻山越岭，可儿时的那份负累，不知何时已酿成回忆里最黏稠的蜜。

昨日的大山，映着仓皇少年的身影。刚走出象牙塔时，我懵懂地跟着县里作协的文人采风，却把既定路线走成了南辕北辙，康庄大道转成了穷途末路。惶恐中，同行姐姐的一句温柔鼓励，像冰天雪地里的一杯温水，暖了几乎冻僵的四肢。

那位大哥更是在前头手脚并用，拨开荆棘，甚至连滚带爬，硬是为我们蹚出一条生路。绝壁下的拉扯、托举，没有一人被丢下，那一刻，踩在同伴肩膀上望见的光景，比任何山巅的视野都更动人。

千辛万苦登上山顶，喜悦却被信号全无、天色渐晚的忧虑冲淡。我站在巨岩上，用尽力气喊出心底的恐惧与渴望：“我要活着……！”那声嘶吼至今仍回荡脑海，不然，怎会有人记得那个狼狽的少年，还时常常作茶余饭后的笑谈？那时的大山，像一头沉默的巨兽，与它对峙，便是一场关于生存的最原始较量。

而今的大山，成了志同道合的老友。秋日慵懒，身体在安逸中变得沉重，但屏幕里的绚烂秋色在招手。一时兴起，便与伙伴相约，远赴一场与青山的旧约。车至山脚，从萧疏的竹林出发，拣一根木棍作杖，跟着向导扎进大山的怀抱。

蜿蜒的山径铺着厚厚一层金黄落叶，路旁有折腰的老竹、翠得发亮的苔藓、滚落的巨石，有蚊虫不时拂过面颊，像是大山热情又顽皮的问候。行至半山，遇见一位“故人”——那块熟悉的巨岩，依旧威猛而沉静地守在悬崖边。

立在它身旁，恍惚间，远处山谷似飘来微弱的回音：“我要活着……”跟着向导，越过树干搭成的连山桥和陡峭的木梯，一排古城墙赫然出现眼前。这是传说中的“城门寨”，历经风霜仍坚固地盘踞在山巅。

当地人口耳相传的故事，仿佛镌刻在青石阶上，藏匿于残垣断壁的缝隙里，凝结在精致的石门牌下。这一刻，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铅字，而是扑面而来的风。此时的大山，不再是阻隔，也不再是对手，它像一位忠实的守护者，静默地立于苍穹之下，见证着一代人与一代人跨越时空的相聚。

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这般相遇，大约便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了。

## 饭包肉圆

□ 朝颜

难得回一趟老家，刚下车，我便钻进了小吃一条街。要知道，九堡小吃在瑞金久负盛名，每至圩日，远远近近的人们纷至沓来，只为一饱口福。谁能拒绝美食的诱惑呢？一个个摊位前，煎豆干、艾米粿、仙米冻、酸水豆腐、饭包肉圆……色泽诱人、香气四溢，勾得你口水生津，恨不得立即大快朵颐。人声鼎沸处，你吃到的不仅是诸般美味，还有一种热气腾腾、无拘无束的生活滋味。

每一次，我都少不得叫一碗饭包肉圆。不仅因它软糯适口、食材多变，还因它在我生命里种下的一份独特记忆。

外人也许很难理解，九堡的饭包肉圆竟然没有肉。是的，我从小看到大、吃到大，里面真的没有掺一丁点肉末儿。可它为什么又叫饭包肉圆呢？我无数次追问，没问过标准答案，只听父辈们说，这纯属肉穿出来的小机灵，颇有自我安慰兼哄骗小孩子的意味。从前，讲究的人家过年那天都要吃肉圆，寓意团圆、美满、吉祥。穷人家没有肉，巧妇们就发明了饭包肉圆，香喷喷、圆乎乎地端出来，至少形状和意头上与肉圆没什么两样。有意思的是，在一代代巧妇们的技艺精进下，口感竟大有胜过真肉圆之势。

我们家年年做饭包肉圆，大厨当然是母亲。以石磨的米浆为主料，将蒜头、卷心菜、大白菜、菠菜、大蒜等辅料剁碎，拌入米浆，倒上红薯粉，搅拌均匀，抓一把握住，从虎口挤出，汤匙一挖，成圆形，再上锅一蒸，便算大功告成。佐以又香又辣的蘸料，我能吃到肚儿圆，满足、惬意之状，胜似吃任何山珍海味。

没有想到，有一天做饭包肉圆的重任会落到我头上。那年侄儿出生，母亲去广东帮忙，留我与父亲在老家过年。不擅厨艺的我原想着简单一点，可父亲提出饭包肉圆无论如何不能少。也许，年的仪式感在他心中已是根深蒂固，更也许，他无法割舍饭包肉圆带来的饱足感。我只能赶鸭子上架，将父亲洗净的菜蔬一切细、剁碎，他喜欢的蒜头、大蒜、菠菜，一样都不能少。等我剥完菜，父亲已经用小钢磨将米浆磨好了。我回忆着母亲做饭包肉圆的程序，开始加入红薯粉拌料。谁知父亲为节俭计，将盛过米浆的盆冲洗了好几遍，洗出来的水全倒进了拌料盆里。可是馅料太稀，无法成形，我只能将大罐的红薯粉往里倒，使之变稠。

不知不觉，一个上午倏忽而过。我们饿着肚子，掐算着时间，以满腔热情等待饭包肉圆出锅。端出来一尝，韧劲十足，完全不是熟悉的那个味，回头细想，皆因红薯粉太多的缘故。显然，我们把饭包肉圆搞砸了。父亲兴头头的，假装很好吃，我则勉强填饱了肚子，再无心下咽。那天蒸出来的饭包肉圆，冷却后硬邦邦的，父亲是怎样将剩下的饭包肉圆强撑入肚，我早已忘了。但我非常清楚，经历过饥饿年代的父亲，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粮食浪费。假如我建议倒掉，他会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哪里不好吃了？”我不敢争辩，否则他又会罗列从前吃过的那些无比粗陋的食物，告诉我如今已生活在天上。

那真是一个滋味独特的年。我开始想念母亲在家的日子，想念她操持的无比寻常又无比美味的家常饭菜。其实，父亲比我更想念母亲。有一天，我无意间在书桌上瞥见了父亲日常涂鸦的草稿本，里面有一首七绝，其中一句是“妻子何时回家乡”。我眼眶一热，一时呆在了那里。父亲极少表达感情，在我心目中一直是直男，现实让他和母亲分隔两地，他是多么渴望真正的团圆啊。后来，母亲终于返乡，我大松一口气。父亲变得有些任性，三天两头让母亲做家乡小吃，仿佛要把那一年丢失的口福全弥补回来，其中当然少不了饭包肉圆。

这年头，饭包肉圆早已不再是过年专属，九堡人将它搬上了本乡镇的小吃一条街，又搬上了市区乃至市外、省外的大街小巷。有九堡人聚居的地方，就有九堡小吃店，就有饭包肉圆。不用说，九堡人的饭包肉圆，依然不加肉。